

牡丹亭還魂記卷上

明臨川湯顯祖若士編

第壹齣

標目

蝶戀花

末上

忙處拋人閑處住

百計思量沒箇爲歡處

日消磨腸斷句世間只有情難訴

玉茗堂前朝復暮紅

燭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

漢宮春杜寶黃堂生麗娘小姐愛踏秦樓感夢書生折柳

起淮陽正把杜公園囿小姐驚惶教柳郎行拆返遭疑

激憫平章風流泥施

杜麗娘夢寫丹青記

陳敎授說下梨花槍

鄭培凱 著

湯顯祖

與晚明文化



鄭培凱 著

湯顯祖



與晚明文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湯顯祖與晚明文化 / 鄭培凱著. -- 初版. -- 臺
北市：允晨文化，民 84
面； 公分. -- (允晨叢刊； 61)
ISBN 957-9449-08-2 (平裝)

1. (明) 湯顯祖 - 作品集 - 評論 2. (明
) 湯顯祖 - 學術思想 - 文學

846.7

84009598

允晨叢刊 61

湯顯祖與晚明文化

作者：鄭培凱

發行人：丁元春

主編：李怡慧

執行編輯：夏國安

美術編輯：張雅鈴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02)507-2606(代表號)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煥晨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正群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傳真電話：(02)507-426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ang Xianzu and Late Ming Culture by Pei-kai Cheng

Copyright © 1995 by Pei-kai Cheng

First Published 1995 by Asian Culture Co., Ltd

6F, No. 21, Nanking E. Rd., Sec. 3, Taipei, Taiwan, R.O.C.

定價：新台幣380元

ISBN：957-9449-08-2

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美學（代序）

3

湯顯祖與晚明政治

33

《牡丹亭》的故事來源與文字因襲

185

湯顯祖的文藝觀與《牡丹亭》曲文的藝術成就

205

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

——《牡丹亭》與《紅樓夢》在社會思想史層面的關係

273

解到多情情盡處

——從湯顯祖到曹雪芹

313

湯顯祖與達觀和尙

——兼論湯顯祖人生態度與超越精神的發展

357

附錄

湯顯祖年譜

447

《牡丹亭》與中國傳統戲曲

453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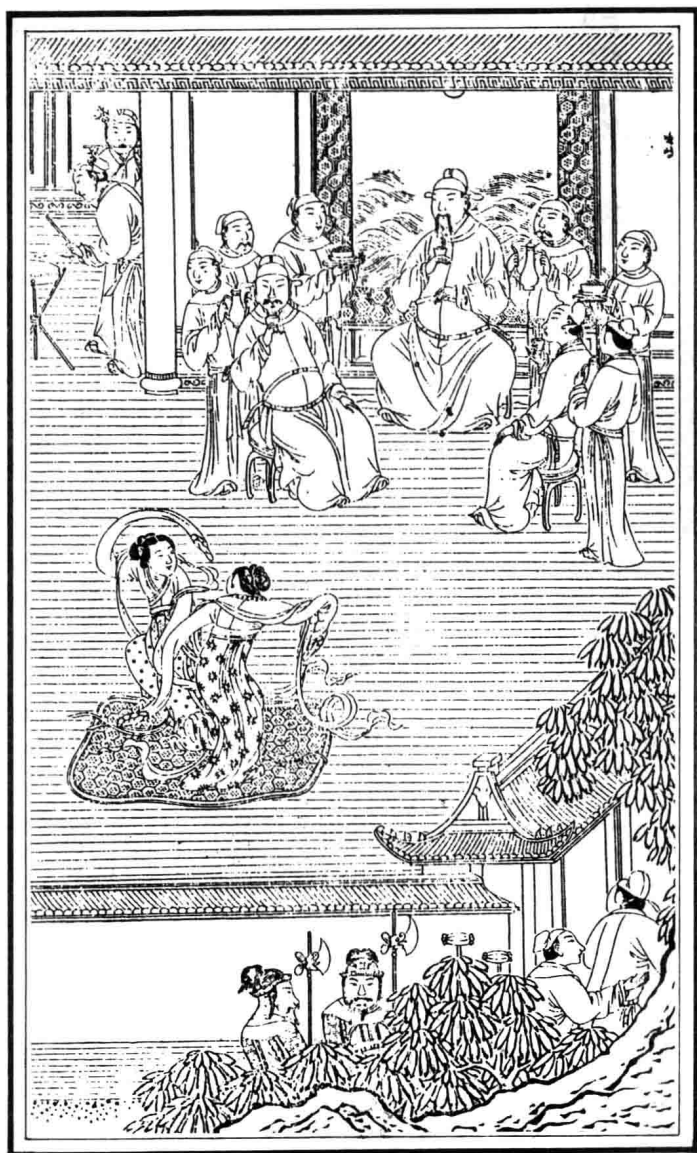
464

鄭培凱 著

湯顯祖



與晚明文化



《牡丹亭·鬧宴》

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美學（代序）

湯顯祖（一五五〇—一六一六）是明代的大劇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突出，可與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相抗衡，是代表中國戲劇文學的經典大師。近年來更有一些研究者以湯顯祖比莎士比亞，從不同的角度探索這兩位東西戲劇大師的成就，使得湯顯祖的經典地位更為提昇。

在二十世紀的末葉，一提起湯顯祖，只要有一點文學藝術修養的人就會想到《牡丹亭》，想到在舞台上仍然經常演出的〈遊園驚夢〉一折，想到那膾炙人口的「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想到那令人心醉、令人著迷的「原來姝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近些年來，《牡丹亭》的情節與曲辭甚至經人脫胎換骨，成了話劇與電影的內在結構，也顯示出，在今天大家的心目中，湯顯祖最偉大的貢獻便是《牡丹亭》的創作，在歷

史文化上奠定了他的經典地位。

當前的這種歷史評價與看法，固然有道理，卻和明清以來對湯顯祖歷史地位的評定有著相當的差異，值得我們注意。一方面可以藉此看出不同時代對歷史意義的側重有別，另一方面也可通過歷史評價發展的踪跡，凸顯出今天的文化關懷取向。再進一步，瞭解了歷史階段性的文化價值變動，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評價標準，以批判的態度拓展我們衡量歷史文化中藝術創作思維的意義。

湯顯祖在《明史》中有傳，見卷二百三十，強調的是他的政治生涯。通篇居然沒有一句提到他的戲劇創作，唯一說到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這樣兩句話：「少善屬文，有時名。」傳中卻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引述了湯顯祖批評時政而貶官的〈論輔臣科臣疏〉，顯然是把顯祖的歷史地位放在直言急諫的政治舉措上來考慮，完全忽視了他在文學藝術上的貢獻。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邊禮

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微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楨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

龍、李三才、梅國楨，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蹭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清初修的《明史》，在正史傳統中向來被譽為「四史」以來的良史，卻因其意識型態的蒙昧，以政治權力與道德秩序為歷史價值的考量基礎，因此，湯顯祖在歷史文獻上的地位也就縮減到了政壇鬥爭中的清流角色。

張廷玉掛名總纂的《明史》，基本上襲自萬斯同的《明史》，湯顯祖傳也是從萬斯同的著作中抄來的。然而，萬斯同所撰的〈湯顯祖傳〉（《明史》卷三百二十六）雖然是以顯祖的政治生涯為敘述主脈，卻沒忘了在結尾處帶上一筆：「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則謂本朝以宋濂為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價文耳。識者韙之。」也就是說，《明史》對湯顯祖的評斷，在變成「欽定」之前，雖未提及他的戲劇創作，卻肯定他批判前後七子文學復古主義的見解，點出他

在明代文學的「古文」主流脈絡中是獨樹一幟的。

我們若是再往前溯，便會發現明末的文人學者，不但推崇他在詩文方面有獨到的見解與風格，也毫無保留地讚揚他在戲劇方面的才華與貢獻，對湯顯祖歷史地位的揄揚主要是放在文化與藝術方面。錢謙益的《列朝詩集》中有〈湯遂昌顯祖小傳〉，在簡述了顯祖的生平之後，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討論顯祖的性格風骨及其詩文戲劇的成就，明確展現顯祖在文化創新上的貢獻：

胸中魁壘，陶寫未盡，則發而為詞曲。「四夢」之書，雖復流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塵，銷歸空有，則義仍之所存略可見矣。嘗謂：「我朝文字，以宋學士為宗，李夢陽至瑯琊，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屬文爾。」萬曆間，瑯琊二美同仕南都，為敬美太常官屬。敬美唱為公宴詩，不應；又簡括獻吉、于鱗、元美文賦，標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使元美知之。元美曰：「湯生標塗吾文，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霧縠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駁。歸太僕之後，一人而已。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

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嘗自敘其詩三變而力窮。又嘗以其文寓余，以謂「不蘄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蘄其知吾之所未也就。」於詩曰變而力窮；於文曰知所未就。義仍之通懷嗜學，不自以為能事如此，而世但賞其詞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可不為三嘆哉！

錢謙益在評定湯顯祖歷史地位時，對其上疏遭貶之事，只簡單地說：「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塞言路。」對〈論輔臣科臣疏〉的內容，則隻字未引。倒是對於顯祖在詩文上的聲譽為戲曲所掩，發了一些不平的感慨，認為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是全方位，並不僅限於戲曲。錢謙益的傳與《明史》的傳是兩個極端：前者強調顯祖的文化藝術貢獻，對他的政治活動毫不措意；後者只著眼顯祖的政治生涯，甚至集中到影響萬曆朝政的〈論輔臣科臣疏〉，對顯祖的文學藝術貢獻視而不見。當然我們可以解釋說，錢謙益的傳是為選入《列朝詩集》的詩人湯顯祖寫的，因此少談政治；而《明史》的傳要以國家大事為依歸，所以不談文藝。然而，無論我們怎麼解釋，正史的撰著有意排除湯顯祖在文化藝術上的貢獻，顯示撰史者的泛政治偏頗心態，卻是不爭的事實。

假如說錢謙益是爲詩人湯顯祖寫傳，有其特殊的立論角度，不能作爲明末最具代表性的全面看法，那麼，讓我們來看看與湯顯祖同時代的鄒迪光寫的〈湯義仍先生傳〉。這篇傳記是在顯祖生前就寫成的，不能算是蓋棺論定，然而，傳記以顯祖生平爲經，敘述了他生活中出處進退的細節，倒是清楚反映了同代人眼中的湯顯祖，除了嶽崎壘落，高風亮節，最讓人欽佩的是他學殖富贍，又在文學創造上開拓了新天地。

〈湯義仍先生傳〉敘述顯祖生平，大體上分爲五段。第一段從童年說到二十歲左右，說他天資聰穎，文章出類拔萃，弱冠就成了舉人。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是個青年才俊：「彼其時於古文詞而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籍、墨兵、神經、怪牒諸書矣。公雖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爲幸。」第二段寫他不肯結交張居正，久困科場，到張居正死後才考得進士，又不肯夤緣權貴，自請到南京任職：「至則閉門距躍，絕不懷半刺津上，攤書萬卷，作蠹魚其中。每至丙夜，聲琅琅不輟。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書爲？』」曰：『吾讀吾書，不問博士與不博士也。』間策蹇驢，探雨花、木末、烏榜、燕磯、莫愁、秦淮、平陂、長干之勝，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傳

誦，至令紙貴。」第三段寫他在南京任職謹慎盡責，後來因上疏而遭貶徐聞，過了一段時間轉任遂昌縣令。第四段寫他任遂昌縣令時，提倡教育，與民休息，治績卓著，後因看不慣政壇的爭權奪利與政策的擾民，掛冠而去，沒想到後來竟遭解職的處分。第五段寫他退隱居鄉，種花養鳥，閉門讀書，完全不去結納官府，卻樂於助人，是光風霽月之典型。

鄒迪光這五段敘述，雖然經常涉及顯祖的政治生涯，卻總是一筆帶過，不讀一辭。如說到他上疏遭貶，只不過短短的幾句：「謂兩政府進私人而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與錢謙益的傳處理手法相同，顯示同代人並不藉此大作文章，並不認為這是顯祖生涯中最值得記載的大事。倒是鄒迪光在敘述完顯祖生平之後，總結他一生的成就時，是這麼說的：

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攻漢、魏《文選》一書。至掩卷而誦，不訛隻字。於詩文無所不比擬，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蓮、少陵氏。然為西京而非西京，為六朝而非六朝，為青蓮、少陵而非青蓮、少陵，其洗刷排盪之極，直舉秦、漢、晉、唐人語為芻狗，為餽餘，為士苴，而汰之絕糠粃，鎔之絕泥

滓，大始玉屑，空蒙沆瀣，帝青寶雲，玄涯水碧，不可以物類求，不可以人聞語論矣。公又以其緒餘爲傳奇，若《紫簫》、《二夢》、《還魂》諸劇，實駕元人而上。每譜一曲，令小史當歌，而自爲之和，聲振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云。

從鄒迪光的傳可以看出，明末的人對湯顯祖在政治出處上的清守是非常崇敬的，但是他們更注意他在文化領域的貢獻，說他人格如清風朗月，學問有宗廟之美，文章更是天青水碧、山遠林深，可與造物比美。

綜觀明清以來對湯顯祖歷史地位的評價，可見：清初修史者只見到顯祖在政治上的清流角色；二十世紀的人只強調他在戲曲上的成就，甚或只討論一齣《牡丹亭》^①，尤甚者只知道一折（遊園）驚夢^②；倒是明末的學者文士理解的比較全面，對他政治生涯的取捨深表欽佩，對他在戲曲上的成就充份肯定，還對他在詩文方面的見解與創作大爲讚揚。

*

*

*

在本書中，我盡量採取明末學者文人比較全面的態度，來探討湯顯祖對文化思

想及文學戲劇藝術的貢獻。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這種態度比較寬廣，可以涉及當時的文化風氣與氛圍，呈現湯顯祖藝術思維的背景與創新的取向，不僅僅把湯顯祖作為劇作家來研究，而是把他當作文化與藝術的探索者，藉著研討他的探索方向來展示晚明文化的動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採取了這種比較寬廣全面的態度，就必須先回到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去思考歷史人物的情懷與關注，再做出我們思考歷史文化意義的價值判斷與定位。在方法論上，可以導向我這十幾年來鑽研的「文化美學」，也就是在探索歷史文化發展的主次脈絡時，專注文化意識史涉及藝術思維與創造的部份，以期通過此一特殊領域的材料及這些材料衍生的文化價值思考，來理解與評定歷史文化發展的意義。

我提出「晚明文化美學」一詞，並不是說晚明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已經充份瞭解到這個文化思維領域的存在，已經自覺地在拓展與擴充藝術創作的歷史文化意義。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不自覺的努力，以及灌注了許多心力才創造出來的材料，因為正是由於這些新創的文化資源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影響、流傳與累積，才讓我們到了二十世紀末，經歷了西方學術文化思考的洗禮，驀回首，竟然發現可以稱作「文化美學」的這個領域，從晚明以來已經逐漸浮現。